

文脉悠扬，性情文章 ——读储劲松先生《燕起鸿归》

吴传兵



《燕起鸿归》
储劲松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丙午初夏，作家储劲松先生的散文集《燕起鸿归》出版发行。“燕起鸿归”，书名好，意思也好。燕子起翔，鸿雁归来，恰是春回大地的光景。合上这本285页的散文集，心中满溢着温润的书卷气和山野的灵秀味，仿佛在喧嚣浮躁的当下，饮下了一杯清冽的山泉。

劲松先生是安徽岳西人，知识渊博，风格古雅，其作品以文化散文为主。该著作分为四卷——《纸短》《鸟迹》《兴会》《意气》。四卷缓缓铺陈开来，写心写世，写书谈艺，记四时节令，录生命片段，从中可见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一股难得的风骨与雅韵。

甘为苏张门下走狗

读《燕起鸿归》，开篇便被作者在自序中的一句话深深震动——“甘为苏轼、张岱门下走狗”。在散文创作愈发套路化、浮躁化的当下，这般坦荡赤诚的文人自白，尤为珍贵。

储劲松对苏轼、张岱的追慕，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深入骨髓的精神传承。苏轼的旷达与随遇而安，张岱的孤洁与不媚世俗，在书中完美融合。他既写了东坡式的“人到中年，无病无灾安稳顺当便是最好”的人间烟火，又承袭了张岱于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与孤勇。在这个流量写作盛行的年代，储劲松甘愿沉下心来写闲情、记故乡、慕先贤，不迎合不浮躁，就如同张岱守着湖心那片孤绝的雪景一般，他守着的，是一方纯粹而孤勇的古典文心。

纸短情长与书墨情趣

《纸短》，可谓全册中古韵最浓的一章。储劲松在此运用了短札、片笺的手法来写散文，字字珠玑，惜墨如金。看那些标题，简直美如词牌名：《纸窗虚》《春水生》《草已白》《明月前身》《桃花流水》，一阙阙读来，诗词宛在眼前，走马灯一般流转。寥寥数语间，写尽了怀抱与性情，真可谓纸短情长，文瘦气腴。

《鸟迹》，看起来写的是鸟雀飞

过的印痕，实则关乎书痕迹、绘痕迹、文章痕迹，满纸皆是读书与艺术的体悟。读来如入山林闻鸟鸣，如入画室观大绘，如入册籍听书声。张森曾评价储劲松的文章说：“嗜古而能化之，行笔清朗，文造高格。”这一卷便是最生动的注脚。他谈书法风骨，论绘画意趣，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读书人深耕于典籍与碑帖中多年所沉淀下来的沉稳与雅致。以前，我和劲松常常一起开会、出差，他每每都带着一卷古书，不是简单地看，而是每页注脚地细读。正是这种长期的坚守，才有厚积，才有底蕴，才有一篇篇佳作面世。

劲松的文章好，归根到底就是他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下起笔来，思维的网络就串联了，灵气的文字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文章自然意气高远，引人入胜。

四时流转中的生命滋味

《兴会》则将笔墨归还给了人间大地。这一卷记四时节令，写春云夏雨，描秋霜春雪。储劲松笔下的时令风物，不是冷冰冰的节气说明书，而是充满了衣食寒暖的细节与生命悲欣的滋味。

翻开这一卷，你可以看到元旦时的乡野随记，春节里老友的茶局酒局，立春后的桃花雪，七月半的感怀。岁月翩跹，光阴流转，一切都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储劲松那敏锐的观察力与细腻的感受力，让一草一木皆有灵，令三餐四季都变得有滋有味、深情款款。

意气风发，磊落成文

压轴的《意气》，在形式上有着独特的辨识度。每一篇文章的标题都带着一个“帖”字。无论是古人流传下来的碑帖，还是今人手书的字帖，这个“帖”字天然带有一种闲散自适、随性记录的味道。这不仅象征着向古人笔墨与风骨的致敬，更在形式上带来了一种奇特的阅读快感。一篇篇文章犹如“一字长蛇，并蒂花开”，既有簇拥之美，亦显散淡清奇之气。

在这一卷里，储劲松像个耐心的老朋友，与你闲话家常，掏心掏肺。松萧月老，片羽吉光，他采撷着生命中那些有意义、有意思的片段。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素履之往，独行愿也，这是心的纹理。天的纹理谓之天文，地的纹理谓之地理，心的纹理录于纸上，谓之性情文章。”这份心的纹理，读之令人感动。

储劲松近年来已经出版过《黑夜笔记》《雪夜闲书》《草木朴素》等多部作品，然而《燕起鸿归》无疑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集大成。它是一声从大别山深处传来的鸟鸣，是一篇写在苍茫大地上的性情文章。读罢此书，我在燕起鸿归的流转间，看见了一个当代文人的赤诚之心，也触摸到了中国文脉不曾断绝的体温与脉搏。

书中传出骨子里的声音 ——读吴新生《蓦然回首》

胡 铭



《蓦然回首》
吴新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蓦然回首，是一个动作，也是一种心态。有欣喜，也有苦痛，但我相信，每一次回首都是下一次更好地目视远方的前奏。作家吴新生将其刚出版的散文集定名为《蓦然回首》，我想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书分六个篇章，即“回眸一记”“故土人事”“目之所及”“闲静断想”“岁月有声”“且叹且歌”。文章多以情感牵出人和事、物和景，一条立体的心灵主线随即展现出来。

最初知晓吴新生这个名字，是在他给别人文章的留言上，无论留言长短，皆一语中的，洞察内涵。我猜测，他肯定有着一双深邃且能说话的眼睛。有一天，我们终于面对面坐在一起，果不其然，他的眼神吸引了我，不闪耀，不游离，真诚与稳重之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忧愁。这是一个相对内敛的人，一个浸润岁月沧桑的人。

新生的散文有故事，新生的故事有风骨。

文章注重的是支撑的骨架，流动的血液，而不是简单地添加一件时髦的外衣。有生活气息的文字能让人身陷其中，没有雾里看花之感。

少年吴新生羡慕绿色军装的端庄大气，一场梦滋养了多年，心心念念的军旅生涯终于在希冀中变为现实。他写战友，写后方，却很少直接写战争，或许他不愿触碰那根脆弱的神经。他在《青春来信》中写道：“尽管身处猫耳洞那样局促的空间，甚至坐起来捉笔也只能低着头、弓着腰，但每次回信我都会把字写得工工整整。”面对后方女青年“雪”的来信，作者以险恶的环境描述映衬了他的虔诚与珍惜，或隐或现的感觉给那段特殊时光洒下一片温馨。

为了谋生，他只身闯荡，见过诸多不一样的眼神和面容，踩着波折艰难行走。故乡落在他的身后，成了一个软软的依靠。文字，是迷惘中的清醒剂。“最终，我没有逃离这座城市，我不能辜负那些陌生人给予我的真情、理解和善意。”

经历，像一场放不完的电影，有哭有笑，甚至还有歇斯底里的呐喊。

对生命的阐释与敬畏，对人性的挖掘与识读，对生活的正视与憧憬，对故土的回望与眷恋，尽在纸间。我终于懂得，那声音来自他的骨子里，有股穿透力。

走出去，才是不一样的天地。《走笔东流》带读者置身于烟火气十足的老街，“佝偻着身子的老者坐在街沿的石墩上，慢条斯理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杆，装烟，点燃，吸上两口，静默如山。”这动与静的契合，激活了沉寂的画面。静谧的老街，浮华不再，灵魂依然。

写桥的人很多，但新生的《桥》别有意韵，犹如一幅未干透的江南水墨图，人们在感叹之余，悄然滋生阵阵惆怅。“桥记录着每一个过客，桥身上，桥洞中，那些随波逝去的光影，那些静默流淌的岁月，有清风明月，有你，有我，还有他。”家乡的桥仍旧立在那儿，温暖如初，永远是一根扯不断的纽带，尽管它早已斑驳破旧。

对父母的情愫，新生笔触隐忍，以情节说话，让动作留痕。“每次犯了错，只要远远看见父亲，我就像风一样逃走，而父亲就成了追风的人。”“走，跟我回家！今天我不打你，别人也休想打你。”原来，板着脸的父亲才是自己的靠山。“父亲悄悄走进了沉沉的黑夜，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他走出了我的生命。”没有泪水，没有哭叫，只有生命中的某种缺失。《不笑的父亲》勾勒出的不仅是父亲粗犷的形象，更是其内心压抑期待释放的独特情感。

《守望的坐标》演绎了母亲与鸽子的故事，动情且悲怆。“她僵硬的脖颈始终向右微偏——那是去年中风留下的姿态，就像一株永远朝着东南方向生长的老树。”殊不知，这只是疑惑的表象。“我”从一位旁观者衍变成探寻者，围着诸多细节觅个究竟。“我向右偏头，把瓷碗中的玉米粒再一次向前抛撒，终于知道母亲向右偏头的秘密——那个角度恰好能望见父亲长眠的山岗……”最后一刻，才诠释了守望的真正意义。

“乡音是灵魂，是刻于人身上的胎记，是深藏在记忆里、浸润在血液里的密码，是一杯让人沉醉不醒的美酒。”乡音不改，秉性不移，这便是真实而又有内涵的新生，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兄长。

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写作是一件孤独而丰盈的事情。”这是新生兄的处世观，也是他的写作观，哪怕面对的是一场“苦旅”。

桌子上的那杯茶凉了，那本书却热了。我轻轻合上书，那声音怎么也合不起来。封面上的一扇窗，透亮透亮的，窗外远山静静对视，似乎也在呼吸。

